

^{11}Be 的 结 构^{*}

张长华 顾金南

(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 730000)

1996-01-21 收稿

摘 要

在粒子—振动模型(PVM)的基础上研究了 ^{11}Be 核的基态特性、低激发态和电偶极跃迁，理论结果与实验符合很好。计算结果表明， ^{11}Be 的基态是单粒子运动与核芯 ^{10}Be 的表面集体振动相耦合的结果。 ^{11}Be 的晕结构也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
关键词 粒子—振动模型，单粒子运动，表面集体振动。

1 引 言

^{11}Be 的基态宇称反常和晕(Halo)结构使得人们对 ^{11}Be 的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按简单的壳模型， ^{11}Be 核的最后一个中子填充 $1p_{1/2}$ 轨道，因而自旋宇称为 $1/2^-$ ，而实验上指出为 $1/2^{+0}$ 。最近我们的壳模型计算^[2]和文献[3]指出，平均场中的中子—质子单极相互作用导致中子的 $1p$ 壳与 $2s1d$ 壳能隙缩小、 ^{10}Be 表面集体运动与 ^{11}Be 的最后一个中子的单粒子运动的耦合是导致 ^{11}Be 宇称反常的重要原因。本文利用粒子—振动模型研究了 ^{11}Be 核的基态特性、低激发谱和电偶极跃迁。

2 粒子—振动模型

粒子—振动模型^[4]把单粒子运动与集体振动统一起来，因此该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像 ^{11}Be 这样的弱束缚核。设原子核的形状在球形下作振动，作如下多极展开

$$R(\theta, \varphi) = R_0 \left\{ 1 + \sum_{LM} \alpha_{LM}^* Y_{LM}(\theta, \varphi) + O(\alpha^2) \right\}, \quad (1)$$

R_0 为平衡时球形核的半径， $L \geq 2$ 。由于核表面的振动， α_{LM}^* 为时间的函数，可作为动力学变量处理。球形核的集体振动与核芯外一个或几个价核子运动相耦合，势的变化可表示为：

*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。

$$\mathcal{V}(r, \theta, \varphi) = U(r) - r \frac{dU(r)}{dr} \sum_{LM} \alpha_{LM}^* Y_{LM}(\theta, \varphi) + O(\alpha^2), \quad (2)$$

式中 $U(r)$ 为平均场，余项为粒子—振动耦合作用项，在一级近似下为：

$$H_{\text{int}} = -r \frac{dU(r)}{dr} \sum_{LM} \alpha_{LM}^* Y_{LM}(\theta, \varphi). \quad (3)$$

系统的 Hamiltonian 为：

$$H = H_{\text{sp}} + H_{\text{coll}} + H_{\text{int}} = H_0 + H_{\text{int}}, \quad (4)$$

H_{sp} 为单粒子 Hamiltonian， H_{coll} 为集体振动 Hamiltonian， H_{int} 可作微扰处理。用声子来表示集体振动，并且只考虑四极声子激发，则有

$$H_{\text{sp}} = \sum_j \varepsilon_j a_{jm}^\dagger a_{jm}, \quad (5)$$

$$H_{\text{coll}} = N \hbar \omega_2 b_{2M}^\dagger b_{2M}, \quad (6)$$

$$H_{\text{int}} = \zeta_2 \hbar \omega_2 \{(-1)^M b_{2-M}^\dagger + b_{2M}\} Y_{2M}(\theta, \varphi), \quad (7)$$

式中 ε_j 为第 j 个单粒子能量， $\hbar \omega_2$ 为四极声子能量， ζ_2 为粒子—振动耦合强度， b^\dagger 、 b 为玻色子算符。

选择 $H_0 = H_{\text{sp}} + H_{\text{coll}}$ 的本征态为基矢。对于一个核子在振动的偶—偶核外运动的情况， H_0 的基矢为：

$$|j, N_2 R; IM\rangle = \sum_{m_j M_R} \langle j m_j R M_R | IM \rangle |j m_j\rangle R M_R, \quad (8)$$

N_2 为四极声子数， R 为其角动量。(8)式满足

$$H_0 |j, N_2 R; IM\rangle = (\varepsilon_j + \hbar \omega_2) |j, N_2 R; IM\rangle, \quad (9)$$

体系波函数可在基矢(8)式作展开

$$|E_\alpha; IM\rangle = \sum_{jNR} C_\alpha(j m_j, N_2 R; I) |j, N_2 R; IM\rangle, \quad (10)$$

$$H |E_\alpha; IM\rangle = E_\alpha |E_\alpha; IM\rangle \quad (11)$$

对角化(11)式，可得到能量本征值和本征波函数。

3 ¹¹Be 的计算结果

¹⁰Be 的 0^+ 、 2^+ 、 0^+ 、 2^+ 激发态具有四极振动谱的特点(见图 1)。¹¹Be 的几个低激发态可视为¹¹Be 的最后一个中子与¹⁰Be 的四极振动谱的耦合。仅考虑单中子在 $1p_{1/2}$ 、 $2s_{1/2}$ 和 $1d_{5/2}$ 轨道上运动，这样有 $\varepsilon_{1p_{1/2}}$ 、 $\varepsilon_{2s_{1/2}}$ 、 $\varepsilon_{1d_{5/2}}$ 、 $\hbar \omega_2$ 、 ζ_2 共 5 个参数。从¹⁰Be 振动谱中可得 $\hbar \omega_2 \approx 3.1$ MeV，在计算中取 $\hbar \omega_2 = 3.61$ MeV，其它参数的值可以拟合¹¹Be 能谱而得到。表 1 给出了 5 个参数的值。

表 1 参数的值

$\varepsilon_{1p_{1/2}}$ (MeV)	$\varepsilon_{2s_{1/2}}$ (MeV)	$\varepsilon_{1d_{5/2}}$ (MeV)	$\hbar \omega_2$ (MeV)	ζ_2
-0.182	0.97	1.92	3.61	2.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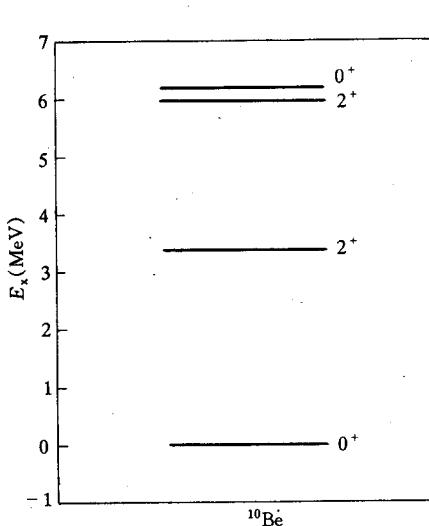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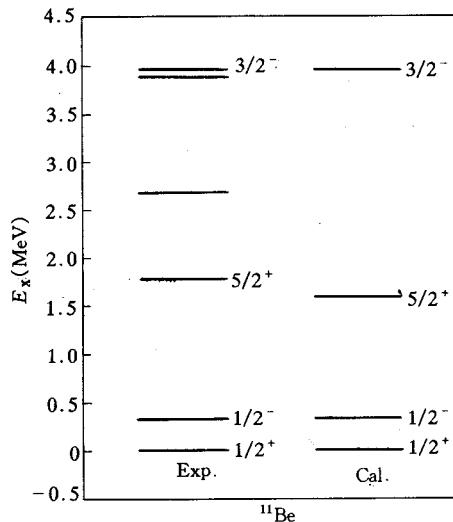
图1 ^{10}Be 的低激发谱图2 ^{11}Be 的能级

图2中给出了 ^{11}Be 的实验和计算的能级。由图可见，理论与实验符合很好， ^{11}Be 的基态 $1/2^+$ 自然出现。一级近似计算得到 ^{11}Be 的基态波函数 ψ 为：

$$\psi = 0.896 [|\nu 2_{s_{1/2}}\rangle \otimes |00\rangle]_{1/2^+} + 0.444 [|\nu 1d_{5/2}\rangle \otimes |2M\rangle]_{1/2^+}, \quad (12)$$

这里 $|\nu 2_{s_{1/2}}\rangle$ 和 $|\nu 1d_{5/2}\rangle$ 为中子单粒子态， $|00\rangle$ 和 $|2M\rangle$ 为核芯 ^{10}Be 的四极振动态。 ^{11}Be 基态波函数结构表明， ^{11}Be 的基态是由核芯 ^{10}Be 的表面集体振动与最后一个中子的单粒子运动相耦合的结果。这一结论与文献[2, 3]相似。第一激发态的波函数为 $1p_{1/2}$ 单中子态。这一结果与实验测到的 S 因子为 $0.96^{[5]}$ 相符合，即 $1/2^-$ 态为很纯的 $1p_{1/2}$ 单中子态。这是因为由于宇称守恒，只有 $1p_{1/2}$ 轨道与 ^{10}Be 的基态才能耦合成 $1/2^-$ ，这里没有考虑其它单粒子组态。

根据四极振动模型， ^{10}Be 的第一个 2^+ 态到基态 0_{gs}^+ 的电四极跃迁的约化几率 $B(E2; 2_1^+ \rightarrow 0_{gs}^+)$ 可由下式计算：

$$B(E2; 2_1^+ \rightarrow 0_{gs}^+) = \frac{\hbar\omega_2}{2C_2} \left(\frac{3Ze}{4\pi} R_0^2 \right)^2, \quad (13)$$

其中 C_2 为表面刚度系数，由下式计算：

$$C_2 = 4R_0^2 \sigma - \frac{3(Ze)^2}{10\pi R_0}, \quad (14)$$

这里 σ 为表面张力系数，取 $1.03\text{MeV}/\text{fm}^{[6]}$ ， $R_0 = r_0 A^{1/3}$ ， $r_0 = 1.15\text{fm}$ 。由此计算的 ^{10}Be 的 $B(E2; 2_1^+ \rightarrow 0_{gs}^+) = 2.516e^2\text{fm}^4$ ，实验值为 $5.2e^2\text{fm}^4$ ^[7]。因此振动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 ^{10}Be 的低激发态 0^+ ， 2^+ 。取 $e_{\text{eff}} = -(Z/A)_e$ ，计算 ^{11}Be 第一激发态到基态的电偶极跃迁的 $B(E1; 1/2^- \rightarrow 1/2^+) = 0.245\text{W.u.}$ ，这一结果可与实验值 0.36W.u. 相比较^[8]。

4 讨论与总结

从表1可知，中子的 p 轨道的单粒子能量与 sd 轨道的单粒子能量相隔很小，这反映了平均场中中子-质子的同位旋矢量项(即单极作用)很强。由于 $v2s_{1/2}$ 和 $v1d_{5/2}$ 轨道的单粒子能量均大于0。因此仅从单粒子运动理解，¹¹Be为发射中子不稳定核，即平均场不足以束缚¹¹Be中最后一个中子。¹¹Be的基态(见(12)式)是由于单粒子运动与核芯的表面集体振动运动相耦合的结果^[2,3]。

由于 $v2s_{1/2}$ 及 $v1d_{5/2}$ 均为非束缚单粒子态，其空间延展必然很宽，特别是 $2s_{1/2}$ 轨道，因此不难解释¹¹Be的晕结构，即均方半径很大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I. Talmi, I. Unna, *Phys. Rev. Lett.*, **4**(1960)469.
- [2] 张长华、顾金南，高能物理与核物理，**20**(1996)240。
- [3] T. Otsuka, N. Fukunishi, H. Sagawa, *Phys. Rev. Lett.*, **70**(1993)1385.
- [4] P. J. Brusad, P. W. M. Glaudemans, *Shell-mode application in nuclear spectroscopy*, Amsterdam, North-Holland, 1977.
- [5] B. Zweiglinski *et al.*, *Nucl. Phys.*, **A315**(1979)124.
- [6] P. Ring, P. Schuch, *The Nuclear Many-Body Problem*, Springer-Verlag, New York, Inc. (1980).
- [7] F. Ajzenberg-Selove, *Nucl. Phys.*, **A490**(1988)1.
- [8] F. Ajzenberg-Selove, *Nucl. Phys.*, **A506**(1990)1; **A523**(1991)1.

Structure of Nucleus ¹¹Be

Zhang Changhua Gu Jinnan

(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,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Lanzhou 730000)

Received 21 January 1996

Abstract

The structure of nucleus ¹¹Be is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Particle-Vibrator Model (PVM). The low-lying states and electro-dipole transition of the first excited state to ground state of ¹¹Be are calculated, and the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s. The calculated wave-function of the ground state of ¹¹Be shows that the parity inversion was caused by coupling of single particle motion with collective vibration of core (¹⁰Be). The halo structure of ¹¹Be is also explained reasonably in terms of the PVM.

Key word particle-vibration model, singl-particle motion, surface collective vibration.